

第3版

卓如编

冰心全集



第三册
文学作品

1942-1957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ON GROUP

HAIXIA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3版

冰心全集

第 三 册

文 学 作 品

1942-1957

卓 如 编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海峡文艺出版社

THE STRAIT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HAICHAO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48 年冰心在日本东京寓所写作



1934 年 7 月，
冰心（左）与雷洁琼
在蒙古包前



1936 年夏，冰心与吴文藻在赴欧美
游学的海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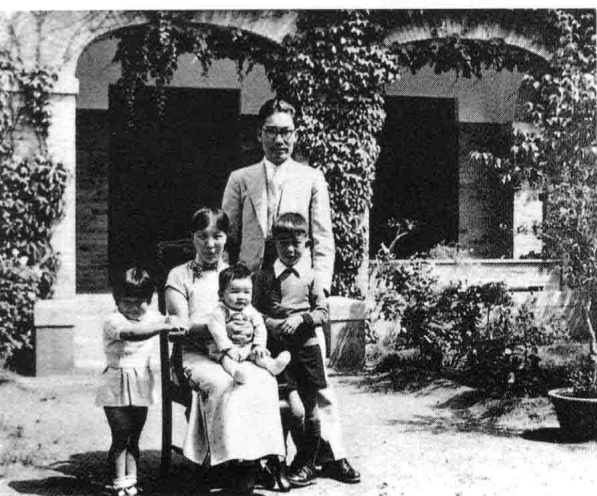
1936 年 10 月，冰心在美国新
泽西



1936 年，冰心与吴文藻（中）
在国外



冰心与吴文藻在意大利罗马郊外



1938 年夏，冰心全家在燕京大学燕南园住宅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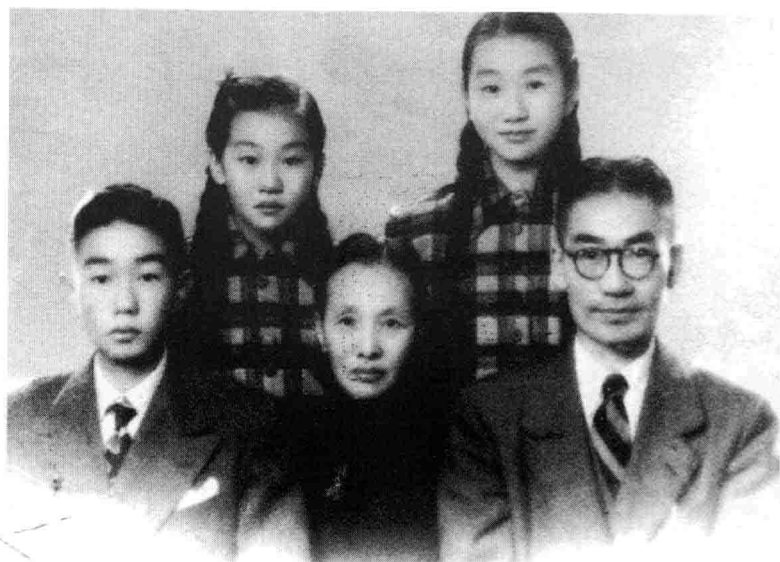
1939 年，冰心在云南
呈贡



1947年，冰心与吴文藻在日本东京寓所前的草坪上



1947年，冰心在日本东京



1949年元旦，冰心一家在东京。左起：吴宗生（吴平）、吴宗黎（吴青）、冰心、吴宗远（吴冰）、吴文藻

目 录

1942 年

我的童年	(3)
生命	(8)
关于自传	(10)
《蜀道难》序	(12)
再寄小读者 (通讯一~四)	(14)

1943 年

对于妇女参政的意见	(25)
题《悲鹭春懋图》	(27)
写作的练习	(28)
写作经验	(32)
力构小窗随笔	(37)
力构小窗	(37)
探病	(39)

请客	(41)
做梦	(43)

1944 年

赠逝生病中	(49)
空屋	(50)

1945 年

我的良友

——悼王世瑛女士	(59)
----------------	------

1946 年

无家乐	(71)
从重庆到箱根	(75)
给日本的女性	(78)
丢不掉的珍宝	(81)
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	(86)
给日本青年女性	(88)
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	(90)

1947 年

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93)
对于日本妇女的印象	(96)

无题·····	(100)
文化交流才是通向自由和平的道路·····	(105)

1948 年

新年感言·····	(113)
女性的力量很薄弱	
——谢冰心女士对日感想·····	(115)
日本人应该阅读的中国书·····	(117)
写在“妇女节”之际·····	(121)
基于民主的真谛·····	(123)
现代中国的学生生活·····	(124)
日本的风景·····	(130)
对日本妇女的期待·····	(137)
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	(140)
东洋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142)
日本的房屋·····	(144)

1949 年

关于花道·····	(151)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154)

1950 年

纯白的婚礼·····	(189)
------------	-------

从破旧的信说起

——在东京大学讲台上…………… (194)

1951 年

诗人与政治…………… (199)

寄语日本妇女…………… (215)

为了中日的永久和平

——临别寄东京大学学生…………… (217)

1953 年

归来以后…………… (221)

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 (224)

1954 年

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 (231)

印度之行…………… (235)

我得了一条红领巾…………… (257)

我参加了一次动人的会见…………… (262)

学习宪法草案的体会和感想…………… (265)

《冰心小说散文选集》自序…………… (268)

回忆我在印度的日子…………… (270)

友谊的展览…………… (276)

伟大的保证 伟大的关怀…………… (278)

1955 年

我看了《一个女人的新生活》	(285)
我控诉	
——看了日本电影《混血儿》以后	(289)
印度重游记	(293)
好妈妈	(299)
一人一篇	(304)
访日观感	(308)
广岛——控诉的城市	(313)
值得同情的遭遇	
——印度影片《流浪者》观后	(320)
应该是赶紧动手的时候了	(324)
日本纪行	(326)
《广岛姑娘》	(338)
为和平而斗争的日本妇女	(342)

1956 年

陶奇的暑期日记	(347)
一个母亲的建议	(422)
“一位专家，几万儿童”	(427)
还乡杂记	(432)
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	(461)
一个埃及的引水员	(464)
勇敢地向前吧，埃及的弟兄姐妹们	(466)

《先知》前记	(469)
--------------	-------

1957 年

小橘灯	(473)
一个渔村女教师	
——介绍日本小说《二十四颗眼珠》	(476)
1956 年《儿童文学选》序言	(481)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	(488)
观舞记	
——献给印度舞蹈家卡拉玛姐妹	(491)
别踩了这朵花	(494)
试谈短篇小说	(496)
西郊短简	(497)
从“到此一游”说起	(501)
我们拜访了火星	(504)
我的秘密	(506)
国庆寄语海外的母亲们	(511)
莫斯科的上空	(514)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517)
第二颗人造卫星	(519)
“面人郎”访问记	(521)
向埃及人民致敬	(527)

1942 年

我的童年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的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我的童年生活，在许多零碎的文字里，不自觉的已经描写了许多，当曼瑰对我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觉得有兴味，而欣然执笔。

中年的人，不愿意再说些情感的话，虽然在回忆中充满了含泪的微笑，我只约略的画出我童年的环境和训练，以及遗留在我的嗜好或习惯上的一切，也许有些父母们愿意用来作参考。

先说到我的遗传：我的父亲是个海军将领，身体很好，我从不记得他在病榻上躺着过。我的祖父身体也很好，八十六岁无疾而终。我的母亲却很瘦弱，常常头痛，吐血——这吐血的症候，我也得到，不是肺结核，而是肺气枝涨大，过劳或操心，都会发作——因此我童年时代记忆所及的母亲，是个极温柔，极安静的女人，不是作活计，就是看书，她的生活是非常恬淡的。

虽然母亲说过，我在会吐奶的时候，就吐过血，而在我的童年时代，并不曾发作过，我也不记得我那时生过什么大病，身体也好，精神也活泼，于是那七八年山陬海隅的生活，我多半是父

亲的孩子，而少半是母亲的女儿！

在我以先，母亲生过两个哥哥，都是一生下就夭折了，我的底下，还死去一个妹妹。我的大弟弟，比我小六岁。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

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近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围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搽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

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经验。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

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

四岁以后，开始认字。六七岁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沫，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飘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吸卷了去！童稚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怔忡。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使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

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

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须生，花脸，黑头的戏。

再大一点，学会了些精致的淘气，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在磁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终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

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公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爱好的。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旗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么？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

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我也常得亲近父亲的许多好友，如萨镇冰先生，黄赞侯先生——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上将——他们都是极严肃，同时又极慈蔼，生活是那样纪律，那样恬淡，他们也作诗，同父